

◇金州风物 程保平专栏



程保平，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

二姨妈是我妈的堂姐，我父母结婚后，母亲就从娘家移到她的生产队，在她家屋边搭个披厦，用树枝做墙，茅草做顶，有五米长，两米多宽。屋内有一张土砖砌的床，一个缸灶，一个煮饭的陶罐，三只碗，还有一个是从娘家带来的木箱装衣服。这是全部家当。我出生后，父亲辞去公职回到农村，在稻场边搭起了三间小茅屋，那是我最早的家。

二姨妈有五女一子。大姐救过我性命，嫁给了本队队长刘长子的大儿子。二姐看上了大圩里一个后生四一，是个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家里特别穷，二姨爹坚决反对，但还是由我父亲做媒，成全了这桩婚事。

三姐大我四岁，面皮微黑，貌相俏丽，有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她说话不多，性情温和，常把笑挂在脸上，是我最早的两性启蒙老师。我上初中时，跟她抬一台喷雾器打农药，她把重量尽可能往自己那边挪，直到不能走路为止。要是上厕所，她会说，弟弟给我把门吧。

客厅里放了一束薰衣草，是去年夏天从薰衣草地里采摘带回来的，插在瓶中，置于客厅，芳香满室。一年过去，香气犹存。

然而，何止是在我之一室，在六月的伊犁，哪里闻不到这种芳香呢？

曾见过一张航拍夏日伊犁河谷的照片，紫绿相间，伊犁河穿城而过。紫的就是薰衣草，绿的是草原，是树木，是更多的植被。整个六月，伊犁河谷就被薰衣草的芳香浸润着，薰衣草的紫色连绵，香气如水波，往四周扩散……

五十多年来，每到夏季六七月，薰衣草的芳香在伊犁河谷扩散着。谁又能知道，如此芳香的源头，竟是六十颗薰衣草种子在伊犁落地生根。

话还得从更早的1956年开始说起，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从国外引进薰衣草种子在北京、上海、西安、河南等地试种，都未能成功。1963年，19岁的上海知识青年徐春棠从上海轻工业学校毕业来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清水河农场落下了脚。1964年，试种薰衣草的事被放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源于伊犁河谷和法国的普罗旺斯纬度相同，气

过 阴

我好自豪。三姐婚后生了三个孩子，1980代中后期，有次带老小去武汉看丈夫，在渡船上不幸失足，落入水中，连尸首都没找到。我后来写过一篇文字《梔子祭》，有不少人看后流眼泪。

前些日子我在老家，有天夜里散步到三姐家，就想去看看。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口，不用问，那是三姐的小儿子，警惕地问，你是谁，找谁？我答，不找谁，就看看。便退回来。后来我妈说，三姐去世后，男人又找了个人，住在女方家，把孩子丢给父亲养，那三个小人儿小时候很可怜。

就在三姐落水前后一两年，二姐一个孩子，当时四五岁，寄住在外婆家，某一天居然在我落水的同一地方落水淹死了。这对二姨妈刺激大，此后便疯疯癫癫，说话语无伦次。我妈说，烦死了。我说，大表姐救过我性命。她答，也不是不照顾，就是烦。

五个女儿出嫁后，二姨妈家清静了许多。后来二姨爹去世，小表弟一家又外出打工，只剩二姨妈一个人在

家，就更清静了。小表弟不放心，托我父母照料二姨妈。后来实在太糊涂，表弟只好将她送进养老院。二姨妈觉得丑，吵死吵活要回来，表弟偶尔也接她回来住几天。

二姨妈去世前，有次过年，我去看她。她高兴地说，我划过阴见到赛风了，他说自己被淹死，是顶了你的缺，那地方我们动过土，惹怒了阎王，要一条命来抵债。说得我毛骨悚然。赛风就是那个死去的孩子。

划过阴又叫过阴，是一种迷信的法事，活人想见死人，就请专门的巫师来家，有一套燃香、烧纸、画符、念咒的程序，将活人催眠，这就是“划”。然后，活人就在睡梦里说话，一会儿自说，一会儿仿死人说，而死人的腔调又像生前的样子，似乎是生死之间的对话，特别奇怪，也特别惊悚。

我见过一次划过阴。队上一个小伙子，皮肤白白的，叫黑妹，跟父亲吵架后，赌气喝农药自杀了。母亲实在思念儿子，就做了一次划过阴。我那时在上初中，趴在窗外看了约一个小时。后来黑妹的妈精神似乎好多了，但偶尔还到田地里哭，一哭就是好半天，如今她也去世了。

芳 香

候和土壤也相差不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将试种薰衣草定在了位于伊犁河谷的农四师。任务落到了年仅二十岁的农业技术员徐春棠身上。

徐春棠看着60粒总重量只有10克的薰衣草种子，当时大概是百感交集又兴奋有加吧。而作为一项保密工作，徐春棠只能悄悄地试种薰衣草，其中甘苦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诸多种植细节还是被他忠实地予以记录，如今保存在档案馆。试种当然成功了，60粒种子就这样在伊犁河谷落地生根。徐春棠和薰衣草从此开始了结缘，也从此翻开了薰衣草在中国的种植史。和薰衣草一样，徐春棠也在伊犁河谷扎下了根，在四师一待就是余生，去世时才六十一岁。几十年后，伊犁因占据中国95%以上的薰衣草种植面积而被称为“中国薰衣草之乡”，徐春棠的铜像，也以雕塑的方式伫立在伊帕尔汗薰衣草园中，看着园中薰衣草花开花落。

如今，伊犁河谷的伊宁市，伊宁

县，霍城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都大面积种植着薰衣草，总计达数十万亩。而市区的路边、公园里，也都植有小面积的薰衣草以作观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有用薰衣草泡水洗头的情节，遍地是薰衣草的伊犁河谷，有人试过吗？

薰衣草花期并不长，盛开时就得收割提炼精油。每年专程去看薰衣草，都得早早计划好。今年第一次去看薰衣草是陪着浙江的同学去采访。她千里迢迢奔波来伊犁，是为了采访伊犁河谷的养蜂人，此时正是薰衣草盛开季，养蜂人都在薰衣草地头呢，正如本地诗人松龄所写的那样：这是盛夏的花园，河谷所有的蜜蜂都云集在这里。

《枕草子》里说，凡是紫色的东西，都很漂亮，无论是花，或是丝的。薰衣草在日本很多，清少纳言的时代有薰衣草吗？而在伊犁河谷，紫色的薰衣草，都很漂亮。

于听了鹧鸪的话，不远行了，只是在无人处，或是无语苍凉，“频倚阑干不自由”；或是前尘回放，铁马冰河入梦来。

爱过或是走过，终得安宁的，自然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恬淡的，不是鹧鸪天的沉郁哀伤。而多数人生，必须在路上，百折不回，百折无回，不顾鹧鸪声声，必须远离，必须远行。这才是辛酸，多数平凡人的辛酸。

看透命运的，或因智慧豁达，或因挫折心灰，可以羡慕，不必强求。执着与执念，也只一字之差，行者心里最清楚。远行是逃离，也是寻找，其间多少孤勇、不甘、坚毅、强韧、隐忍，怀着向善、向好、向上的愿景，离开故园，离开过往，鹧鸪挽留声里，渐行渐远，是这些背影，完成着历史的叙事。

可是，乡愁永恒，背后斜阳暮，鹧鸪一声声：行不得也哥哥……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



毕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现居伊犁。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如看草花：读汪曾祺》等四部。曾获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

◇金州风物 董改正专栏



董改正，男，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现居安徽省铜陵。曾从事过销售、饮食、图书、教育等诸多职业，现为阅读班老师。爱好文学，主要从事散文写作，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

鹧鸪是留鸟，形状如母鸡，常栖于山地灌丛和草丛中。食谷粒、豆粒等植物种子，嗜食蚱蜢、蚂蚁及其他昆虫。三月四月为繁殖季节，雌鸟以干草、落叶和残羽为巢，产卵如梨，黄褐色，孵育其上，人来不走。是时，某只雄鸟高鸣于山岩，周遭雄鸟回应于不同山顶，此起彼伏，响彻山丘，是为鹧鸪天。

鹧鸪天里，已是春深，花未落，叶渐满，正是青春年纪。穿花拂柳，系马秦楼，便是男子，也如苞蕾初绽，元气鼎盛。可不远处，春就老了，花要落了，深山闻鹧鸪了：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诗词世界里，鹧鸪天是曲名，又为

鹧鸪天

词调，都是沉滞抑郁的，曲吹离愁，辞赋别恨，一边是鹧鸪挽留，殷勤劝告，一边是渐行渐远，刘郎更在春山外。

远行，是为了爱情，如晏几道的《鹧鸪天》“歌尽桃花扇底风”；还是为了事业，如辛弃疾的《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可到此时，爱情剩下了“犹恐相逢是梦中”，生前身后名，都看开了，“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求田问舍，把酒桑麻，正是应了“行不得也哥哥”。

人生暮春，花事已了，多少事、多少路都已走过，绚丽至极的抒情，渐成为朴实平淡的叙事。静水深流，许多不顺，或付之一笑，因通透而从容；或归之命运，因放弃而解脱。终